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别集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羣書考索別集卷八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禮記

禮廢而後有書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所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顔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盖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於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而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 文公文集

古來流傳文字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

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語錄

禮記是觧儀禮儀禮是經禮記是觧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同前

禮記諸篇之疑禮疑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

國士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内則自成書要好自将說禮物處如内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将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 同前

三禮舊為一經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儀禮取禮記以此知其無識 同前

經三百儀三千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内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體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 同前

禮記者禮之義説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

度數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以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與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乞

修三禮劄子

禮記出於漢儒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生去孔子未遠猶謂古書之不可盡信況秦火之餘哉五經獨禮樂尤為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

經蓋漢儒鳩集諸家之説愽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秦漢之事無所不統葢不可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言然觀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萬世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無君臣父子則強者擾摶弱者駭竄人之黨將爲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哉楊氏爲我墨氏無愛卒以其説敗天下置天下之民於禽獸賴孟子出力而攘然後君父之教明聖人之道

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為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文武之治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以老氏之言為之証薄禮而厚忠信嗚乎禮不出於忠信而安出焉　洪水

王制乖妄　王制之書古無有也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

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采何人哉而能作此一書以為不刊之典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則竊書之文其餘則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以已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夫其所謂王制者將周王之制乎抑夏商王之制乎以為周之制孟子之時諸侯已滅去其籍歷秦至漢博士諸生何從知之是周制不可得而據矣以為夏商之制則孔子之時已言夏商之

禮不足証也以杞宋之文獻不足爾歷秦至漢博士諸生何由知之是夏商之制不可得而據矣三代之制既不得而據則所謂王制者采諸尚書孟子左氏公穀等文而附益之果足信乎漢之博士諸生作王制特采尚書孟子左氏公羊穀梁等文而附益之其雜亂已甚矣請條其甚不可者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以子男為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則有異矣至其餘文則全錄孟子之文又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諸侯上士皆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又當幾人乎此不可也又曰凡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

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者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無事見經與見吞於強大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古者畿内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此皆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三人古無三監之官惟周武庚於商慮其扇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以國

各有三監乎若周禮有立其監之語乃謂諸侯自監一國也引書與周禮爲據俱非此又不可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狩之事雖因農隙以講武事然天子一日萬機焦勞不暇何必三時親田也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而謂之無事不田曰不敬此又不可也又曰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禘之爲祭大祭也王者當禘其祖之所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禘皆記其僭也何得爲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雖帝王異

制不至以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也此又不可也又曰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以至衣服飲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皆不鬻於市市易者惟欲便於民市之有禁不過不使奸人飾行續慝以欺愚民爾雖布帛精粗與夫圭璋錦文等物何為不可鬻於市甲欲售之乙欲得之有司乃強為之禁又誰聽乎禁於公能禁於私乎此又不可也又曰夏后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

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茍可以養老何必服色之不同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茍可以使道路之無事何必左右中央之間若是之類皆詩書易春秋之所無漢儒以意言之雖若未有害於經然言有毫釐之差則成千里之謬揚子雲作太玄議者謂非聖作經罪同吳楚漢之博士諸生名氏無聞必不過於子雲以夫子述而不作誅之亦不免吳楚之罪也

諸侯專征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由是言之則諸侯專征之說當不載之經可也然攷之王制言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是專征之義於古未嘗廢也又豈王制乃漢諸儒不根之論不必深信而諸侯果不可以專征乎

諸侯無專征之義專征者大罪也以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者孰為此說也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左氏皆有是言也吁陋學相仍誤世亂教無以辨之則葢啓僭亂之萌也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則害家凶國之道也凡人臣行
一爵賞施一刑罰不由上命則為專作福威之罪況征
伐大事人主重權諸侯方得弓矢之賜即可專之乎諸
侯專之則非治世明主也治世明主則人不得而專也觀
詩書之言尤於此致其辨焉仲康之時夏少衰矣而胤
侯之征羲和書謂之胤征史官嫌其若胤侯之專征必
曰胤后承王命徂征商紂之亂諸侯肆矣文王時為西
伯出車之詩以討玁狁疑若文王自討之也詩人必以

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夫仲康商紂之世諸侯有所征討必以王命詩書必明言之而惡其嫌况治世明主具以征伐之柄假乎人惟夫東周無政日以淩遲諸侯始僭亂妄相侵伐不由王命至其中世大夫又執其權聖人傷之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矣深以痛衰周之失政乃至於此也於是作春秋初則述諸侯之僭中則述大夫之專此乃

聖人之發憤柰何以為諸侯可得而專乎彼諸儒之意蓋以弓矢為征伐之物既賜弓矢則得專征伐不知夫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瓚蓋殊禮也賜之圭瓚也使得為鬯以祭也賜之弓矢者使待王命而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為鬯謂之然後未甞不本王命安得謂專之乎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甞有專征之語彤弓之詩亦以賜諸侯也但曰彤弓弨兮受言

藏之亦未聞使之專征也盖諸儒不究詩書之旨特因王制之語而失之故耳春秋一經書征書伐書烕書取書入書戰書圍書討無非罪其無王命而擅行師也若有弓矢之賜即可以出征則是時王室方尚姑息倔強大國亦得弓矢之賜何難一得所賜皆可專征其孰不可以專征乎若是夫子春秋皆無譏也諸儒之說行後世恃強專恣者必以此藉口而無憚者矣故陋學相仍誤世亂教無以辨之則盖啟僭亂之萌也或曰左氏嘗

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以太公之尊周室倚賴之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嘗使太公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皆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亂也嗚呼豈理也哉

不韋月令之書月令之書鄭氏以為呂不韋所作蓋以孟夏有太尉丈是秦官也季秋有來歲云是秦制也然

可疑者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至十六年秦始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數載矣然則月令不得謂不韋所作矣借曰著述是書不必詳其人則其間文理是非豈無可以訾議者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儒陋學不知道者為之故唐柳子厚嘗辯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當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時令則有灾異此乃巫史之說離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者少有如子厚之知道也然惜其所辨

者小至其大乖戾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物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不為之辨為惑後人未知所終也東方之帝必曰太昊者出於鄒衍五運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之術以德始於木太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黄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

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多矣何特於此數君主四時又安知木德必始於太昊乎且旣以顓帝少昊子也而乃當金父之間著德乃自異耶冠冕百王者莫如堯舜今乃四時之祀不及焉不知堯舜何愧於數君乎故知所謂四時所主之帝非也曲禮之五祀者曰户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加為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况於春則祀户夏則祀竈中央則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皆無理也陰陽之

一出一入一盛一衰乃其常理何用人祀户祀門各以其時出入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祀之處者非也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此五藏屬五行不易之理也今乃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何耶鄭氏曰此以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為尊據五藏肺最在上若論其尊而在上則肺為先矣而反以脾為先使祭五藏得其序已無謂况又亂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祭之物非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

向明而治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又裂為太廟左右今以配十有二月為太室以配中央遷徙徃來莫有定止皆無謂也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獵之事取其宜爾何必春乘鸞輅夏乘大輅中央乘木輅秋乘戎輅冬乘玄輅而後可耶天子所駕之馬亦不過選其駿者充閑廐備驅馳何必春駕蒼龍夏駕赤騮中央駕黄騮秋駕白駱冬駕鐵驪而後可耶天子之旂為太常畫日月龍

章其上自有常色何必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而後可耶天子之服繪六章於衣以法乾綉六章於裳以法坤自有常制何至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衣青衣黑衣赤已非法服況衣白類凶服而可乎天子之王大圭鎮圭衝璜琚瑀其色皆白何至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乎至於五穀六畜之味何時而不可食今必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鷄中央食稷與牛秋

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何耶古人制器方圓長短大小廣狹各有其度何可以時變易之哉令必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圓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何哉故謂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牲與所用之器四時各不同者皆不經之語也彼其意以謂王者行事必順時氣故雖一旂一車一服一器不可有違是直陰陽家拘忌之說可以欺愚誑庸爾古者順時布政固自有道豈如是哉堯命

羲和測四方之中星以授人時覯民析因夷隩則無一民之失所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則無一物之不遂何用區區然於祀户祭肥車旂器物之間哉使人君遵五常明五教以濟萬民以遂羣物春不居青陽不乘鸞輅不駕蒼龍不載青旂何害於治若拂人理違天道徒以衣服車旂順四方之時色豈有補乎周官書亦好為分配四時之說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方其牲幣各依方色余嘗以為誠之所在必不然也況天子

所服之玉必順時色乎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
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子以為茍可致
養必不然也況四時之牲又異於此乎昔者禹錫玄圭
商用玄牡武王麾白旄周公用騂牛各以其宜爾何嘗
論服色之異乎從月令之説是數者皆有意也孟子曰
我知言凡詖辭之類孟子知之月令之書著為禮經為
不可去者以知言之人不世出無有辭而闢之者也
月令不可專歸之不韋以月令為周公所作者自蔡伯

嗜之言始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者自陸德明之言始愚嘗以二公之言而質之月令矣將以為周公耶以孟夏令太尉則太尉為秦官固非周人之所謂司馬也以季夏令百縣則郡縣為秦制亦非周人所謂鄉遂也以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為秦正又非周人之所謂建子也執是以辨蔡公則其說拘矣專以為呂不韋耶則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春之所謂布德焚書滅學之世豈知仲春之所謂釋菜罷侯置守之世豈知季夏

之所謂封侯執是以難陸公則其辨窮矣盖周人月令已詳陳於七月之詩則此書斷非周公贅為之也令之月令雖用吕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亦未可專歸之不韋也然則此書始於何代作於何人乎曰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何以言之月令首篇曰律中太蔟是漢建寅而行夏正實非周秦之時也仲春之月曰始雨水是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實非周秦之舊也若夫太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

受朔之事封侯之典證之以漢初又得之此愚所以謂出於漢儒之訂正而欲與蔡陸二公辨

月令明堂秦無明堂後人見月令秦呂不韋所作其間有明堂之文於是以為秦之明堂何也　按秦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無九室之説盖聶崇義三禮圖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

云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噫鄭康成注禮記如月令是吕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輙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吕氏春秋乎誠舛謬之甚也

周公明堂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居非常之位乎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果如是則周公即居尊矣其說何如書金縢曰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之王邦之蔡書言公作詩以貽王言命之王而後封仲於蔡周公何甞負斧依南向而立當時以為天子哉周公為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但攝政爾羣叔且有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侯則豈止羣叔流言而已哉謬之甚也又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此又不知禮之謬論予甞辨其不然爾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何得謂魯得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官以唐虞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

戾經違古莫此為重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魯之君臣未甞相弒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春秋魯只十餘君隱為桓所弒子般閔公子赤皆見弒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焉十二公之中而相弒害者已如此而謂之未甞相弒蓋彼未甞一覩春秋故妄説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彼之謬不足道也後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誠所達於理者削而去之則先王之禮可尋易春秋詩書之旨自彰明矣

魯僣禮樂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魯世祀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之禮史角留於魯後為墨氏之學然則二說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禮樂賜魯首壞周公之禮典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

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禽非妄人必不為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主則禮典不紊衰主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為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王欲以私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嘿然而已乎彼肯以為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伯襄王藉其功而

反正及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分一不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冠屨倒置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

曰初獻六羽言於是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書禘八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輅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意直以魯之所行為他國之所先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為受賜則晉之六軍

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知二說之非而魯自為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魯為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荊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於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弟而詩人稱

其洵美且仁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惟知私譽文姜之淫亂而詩稱其豈弟是人徒知有欒盈而不知有晉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懐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為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為僭聖人删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學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

頌不已惑乎

門例不同　鄭康成曰王有五門臯庫雉應路是也諸侯有三門庫雉路是也後世遂以為定制然攷之經則不同天子當有六門諸侯惟有三門漢儒每以天子諸侯只降一等故天子五則諸侯三及攷之詩書爾雅則曰有畢門南門應門臯門正門質之王制未知孰是嘗即天子門例之制而參之夫謂之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

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也然書又有畢門者言自此至彼而畢則路門之别名也周禮有中門者言居四門之中則雉之别名也爾雅又有正門者以其正朝所向則應門之别名也此不出五門之數若乃書又有南門說者以南門即應門謂王者於應門向明而治也據康王之誥自云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畢公率東西諸侯入應門左右則是王者見諸侯於應門而南門乃康王為太子始逆之門也不得

以南門為應門可知若如所說則詩稱古公應門將將諸侯既有應門則春秋不當書新作南門以譏魯也或曰南門雉也雉文明之物而南明方故其義相通若然則春秋何以既書新作南門又書雉門及兩觀災其名又不同乎由此以見天子五門之外又有南門不預後儒所計之數也或又以南門非正門之數不足以為重故畧之也又不然書逆王世子必於南門春秋譏諸侯不當作南門則其制甚非臣下可僭安得以為非正門

之數乎若夫諸侯之門鄭氏以為庫雉路據詩曰乃立臯門乃立應門則古今為諸侯所建惟二門而已諸侯二門曰臯曰應此復何疑毛氏乃云古公作郭門以敵臯門作正門以敵應門謂諸侯不得有臯門應門也或者因其說則以為詩以天子之禮追言之非也攷綿詩召司空司徒立室家作廟社盡述古公為諸侯時之制曰古公亶父不追尊古公之號而避其公乃追易其門之號乎古無是理蓋先儒惑於明堂位言魯之制曰庫

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則以諸侯有庫雉無皐應也不知明堂皆漢儒不知禮者之説一篇全載僭亂之典不足信也據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是南門雉門兩觀皆非魯所宜今僭天子之制爾曰作者皆為不當作也若魯有其制春秋不書作矣至庫門亦諸侯所無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家語謂衛莊公之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内失之矣故魯有庫雉衛亦有庫門皆諸侯之僭

世儒不察遂據此以為禮則非也彼鄭尤惑也其釋明堂例以諸侯三門為庫雉路至釋緜詩則又以為臯應路是自牴牾忘其前説耳且明堂位記魯人僭禮之盛然猶以魯惟有庫門雉門雖其名則非而未嘗以為有三門也至鄭氏始增多之而又自戾其説嗚呼周禮散亡非惟得鄭氏而無補且得鄭氏而愈亂也

三代忠質文二 治有定體質文迭尚自帝王以來未之能易變而通之則其道久而無窮虞夏之質商周之文

至矣記禮者載孔子之言唯文質兩端至若忠之一語不過曰夏道近人而忠又曰周人近人而忠初未嘗明著忠敬文之說後世乃析而三之何也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說也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馬遷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矣

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說必欲忠質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以無弊蓋自仲舒唱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盛矣夫子乃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殊戾聖人之旨後世傳非習誤莫有為之辨亦可怪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億萬載不易之理也粤自上古洪荒朴野

之俗未革則君臣上下無别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凟亂也家恃以齊國恃以治天下恃以平天下一日而無文則人倫廢天理亡不可違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焕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

文盖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押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甲宮土墻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日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

言之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昏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

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救有紛者莫若用文之為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上古之質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書豈非以文之無益耶尤而效之謂之救弊其說不可長也蓋在意以周之文為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為此說爾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

知其弊其有作者黜文文皃而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

盖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為之辨則

帝王經世之道不明於天下深失夫子從周之意漢儒

誤周之說吾於此亦未知其所止也

儒行立言 儒行一篇孔訓也然伊川程氏謂曰此篇全無義理後世遊說之士所為誇天之語然乎否乎儒行

非孔子言也盖戰國時豪士所以文高世之節耳其條

雖十有五然文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平居

自重謹能處貧約臨事有守奪發不顧忌不苟合以至視利禄如土芥容人愛士以身徇朋友其餘亦常事考一篇之内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説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國若家若天下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將自誇大以揺其君豈所謂孔子哉李泰伯

大射之義古人以所射之禮謂之侯不必過求其義漢儒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之射而侯取諸侯之

義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誠可信乎

自漢儒以私見臆說作射義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其於古人所射之禮謂之侯者其義已失之矣及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抑又惑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功德之後或甥舅之國天子待之不曰伯父

叔父則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賓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責其臣順豈有諸侯無事以禮物以射諸侯之義不亦禽獸之仇讎也哉如此則待之不以禮臨之不以仁能使諸侯之服乎周萇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欲以警不來者晉人怒殺萇弘而愈不服夫供一射不來之獸已犯諸侯之怒如此況天下諸侯無忠邪無賢否王室不禮待之無故開嫌召釁寓意所射之物何為乎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

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嗣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為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

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為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為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為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為儁耶自是齊人背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語有以啟之爾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射之必不如鄭氏所說明矣然射義一篇非援古人之辭其自言者皆非也射者特一藝爾人事之最末也稷契伊周未聞其能射也羿逢蒙由基之徒能

射者果何若人乎今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則謹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得與夫禮樂不有於内而徒行於弓矢之間吾見貌堯舜而心蹠桀者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未嘗不聽其言觀其行而試其功而後不失人未聞以射為先也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此雖漢儒臆説而猶在賓興三物之禮也然所以啟鄭氏之妄談二禮之由禮或曰古者不以射禮取士何

謂俟以明之乎曰此二禮所據以為說者此也舜曰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俟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舜為此言豈為當世士君子發哉若夫四鄰之臣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揃拭而勿弃之俟以明其義撻以記其過又書其非庶幾與之並生舜為俟與撻同施是直小人者爾烏有賢者但試以射又撻其過耶據此而謂古者選士之法則撻以記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此漢儒之說謬妄尤可知

也

五運之說六天五運出於漢儒不經之語前此未之聞也然六天之說未幾而攻之者衆五運之說乃至於牢不可破何也今試攷之則有曰五行相勝者有曰五行相生者夫相勝相生義各有主未知可以辯否事有出於後世不經之說百代莫之能明者六天五運之類是也六天之說出於讖緯自鄭康成據以為禮由是世咸宗之五運之說出於鄒衍陰陽家自燕秦采其術由是

以為常經嗟夫大道無傳周禮不作至使讖緯之學陰陽家者流得以𤍠亂彝典豈非學古議禮之失歟然六天之說王肅長孫無忌之徒固能力攻之矣而五運之陋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說猶無足怪而名儒賈誼司馬遷劉歆之徒咸附益之宜其根深而不可拔年固而不可破也今攻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寛司馬遷之徒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向歆父子則以五行相生為論言相勝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帝王皆

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即以火滅金金能尅木即以金伐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也哉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命皆無一毫私意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代爭奪之事而為帝王之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火德秦人以為火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自以為水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太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而後能以并

海内秦人推五行相勝盖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
然討定暴亂亦秦民湯武也漢儒賈誼司馬遷不能述
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説此何理哉逮至向
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
生火故炎帝以火繼之火生土故黄帝以土繼之由是
相推而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然亦甚不可也既以
黄帝為土德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為金既以帝嚳為
木德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為火父子之間乃自異乎

若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為一德不幾紛亂之甚耶秦人雖不德然得正統之傳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之共工其可乎蓋二說並行各務伸其己見為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為火為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於閏位夫詩述堯舜三王之事詳矣未嘗見其自謂五德何尚報德何施今因一陰陽家之說甲以為相勝乙以為相生妄相配合初不由前代帝王所自為嗚呼何誤世之甚耶且一漢之興都見

神母之祥則以為火德驗黃龍之見則以為土德攷河決之符則以為水德三者宜何從乎黃龍見於成紀文帝以公孫弘之言為驗乃詘張蒼之議不知臣與蒼俱妄也特幸一言之中爾文帝初不從賈誼易服色之言及聞公孫弘之說則喜之未可為不惑者班固譏賈誼請色尚黃其術已踈而已乃依歆向相生之說以文帝之賢班生之學終不免於此吾是知鄒子不經之言後世雖孟子復生不可攻而去之也

群書考索別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別集卷九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周禮

學詩學禮之説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徳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遺矣語或問

正心誠意之學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

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孝宗朝戊申封事

周家之制度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初學看李方子

多說事之綱目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法亦不可見矣文公語錄

宰相所行之事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

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以得行其志同前

大體非聖人不能為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同上

冢宰之職爲至繁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内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同上

冢宰領王之服御　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　同上

太宰總六典之職　方其在六典也五官與太宰各司其一太宰所掌特專於治典而已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總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統於太宰則皆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所以見當時治本之悉出於一者如此　山齋

太宰道揆非有司之職　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太宰既建

之矣而太史又建之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者蓋建者作而立之也太宰以道揆者也太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謂建者法之所自出也以法守則所謂建者書之所自成也史以掌官書為事太史所謂建則特作而立其書焉以道制法有不與焉也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其所逆者非一也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太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太宰以典法則待之

太宰道揆與内史不同　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者明道揆於上而所掌者非特法而已内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於上而道揆所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

太宰言詔王馭羣臣則疾徐進止制於上而太宰有同於君道故也内史言詔王治而不言羣臣則以内史者有司之事而治則在王於馭羣臣非所宜也

古人任相之意至後世而輕　夫周以小宰二冢宰而漢

人以御史下丞相周以邦治為冢宰而東漢以政權歸臺閣周以冢宰制百官而唐以諫垣為糾宰相下吏輕上爵卑職侮尊位豈惟政治有所不行而其漸豈可長耶精華

古人任相之專　古人之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而不忌求之周官冢宰之職則可見矣凡作大事則百官皆禀命於冢宰而王眡治朝與夫眡四方之聽朝則冢宰必從而賛治焉若邦之小治與四方賓客之小

治則冢宰得專聽之至於羣吏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皆冢宰視百官之功過以詔王爲之而天子好惡之私不與也故觀内府之職曰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而共之司會之職曰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夫賜予廢置皆王之職也冢宰皆得並言之亦足見古人任相之專若此後世申屠嘉詰責鄧通而文帝不加怒是嬖倖之不法宰相得以專誅姚崇叙進郎吏而明皇不應是郎吏之秩卑宰相得以專授此正得古人待

相之體自武帝與田蚡爭除吏之後而宰相唯唯憂死不給德宗以猜忌而貶陸贄而刺史縣令以上悉自選擇中書行文書而已豈識周官冢宰廢置誅賞之意劉屏山

內庭之職隸太宰所以格君心人徒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醬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宫寺嬪御洒掃使令為冗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

蓋公卿大臣其内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趍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周公深智遠慮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至無不究極以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

東萊

太宰兼六卿之職　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聽命於冡宰冡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職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攷之太史内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政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貨賄之出

入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槁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履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並行六卿天下萬事皆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翕然在其掌握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

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同上

三公兼官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子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治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

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蓋一人之身而兼七職矣其大者猶兼而况於百官羣有司乎故甞以周禮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有命卿是六卿兼六軍也其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 同上

六卿分職每終之以為民極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

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正與者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殺階級之中消其富上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龎而從上之令父詔其

子兄授其弟各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二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其繹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混然與士大夫無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因隱然在此也東萊

法度之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明道外書

周禮是非古之言周禮者如漢武何休皆深擯之如劉歆鄭康成皆深取之擯之則以為末世紛亂之典六國陰謀之說取之則以為成王周公致太平之迹一是一非如此後世何所從乎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庋於經而列於經此予所以不得不辯其非所以明其是也予豈得已哉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也以始皇特惡之故禁絶加嚴也此理不然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可

聞其略而不可聞其詳方戰國時周室猶存諸侯強大不稟周制故已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於世也故雖孟子博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秦之禍而後亡始皇禁絶之嚴故後出乎豈有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為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未遠使其洪儒碩學請聞周禮之舊作為一書使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筆謂之周禮

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為盛時之典其背理傷教甚衆以理度之特出於漢儒之才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國也又莫若設官也今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戾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戾書武成與孟子之説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戾則其小者可知矣 順齋

周禮建都　周人求地中以建國畿方千里故鄭氏曰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其說信矣然犬戎作難平王始遷居洛邑蓋前此未以為都故也然則謂成王居之何哉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謂之王畿王國寧有是理乎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他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

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甞與成王居之至犬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此其說失之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耶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以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

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岳之內周之岐鎬處五岳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岳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令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況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於日為近東故得夕景西表去中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晷纔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

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為中也其蠻夷之地或

相倍蓰或相什百在四夷之域廣輪自不同中國之内但指一洛正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乎故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夫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盖見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衍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理均耳使周公必

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令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卜瀍水西何嘗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説學者茍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説自可知其非也玉川經説

封國之制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制然也今攷周官建國之法則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當時之制似若相戾何也周禮封國之制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

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荅北宫錡及慎子之言與武成列爵分土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蓋親見當時之諸侯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戾無疑其為非也陋儒

鄭氏釋王制乃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盖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於海至於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能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於内此甚不然也或曰諸侯之地當如孟子之言

至開方之則如司徒所記故其言封疆皆言方者開方之法也王制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若據實千里而言則不得有方百里者百亦開方法也此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者四公當為四百里此言五百里者錫之以附庸故也伯七十里開方得七十里之國者四則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可為三百里子五十里開方得五十里之國者四故為二百據此說亦非也以公侯之地開方之已不得五百里之數又益之以附庸若公

侯有附庸則自伯而下亦當有附庸合於公侯則又不合於伯子矣況子男同五十里今以子五十里開方得二百里而男開方之止於百里何哉說者又強通以為男實有二十五里何所據而云然王制有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三分然則孟子周官里數之不同而尺之有短長耶夫借謂尺有短長其百里當後之百二十一里有竒周官但當云諸公之地封疆

方百二十里何至相去數倍遼遠之甚乎是又不可也不知為此異說者盖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滅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耳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作周官書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

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此類是也艮齋文

設官分職唐虞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而已今觀其職掌之分乃與夏商之制萬萬不侔者何哉敢詳言之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國之制子既辨其非古矣然未為甚也至其言設官則甚矣據書

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仰惟前代時若訓
廸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
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惟前
代則大宰依唐虞夏商之制耳今觀周禮乃無三孤三
公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為之説者乃曰
三公之尊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謬説也成王言六卿
所治之職何甞以配天地四時令以冢宰曰天官而天
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兼總人天之至尊惟萬乘可稱

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得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尤無義古者司徒掌教教以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乃是司空掌土地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行以象仁今謂之禮豈能主教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官夏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取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書既不言所取又無義則漢儒臆說可知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

計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屨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犒人官凡七十有九自太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家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小宰之言自戾矣且其趨走之吏僕隷之職皆列於官內小臣内豎男巫女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國氏去鼃黽壺涿氏除水蟲柞氏攻草木而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為一

官乎潰亂不經甚矣然此雖不可猶可強道也若乃鄉官之制五家為比有下士為比長五比為閭有中士為閭胥四閭為族有上士為族師五族為黨有下大夫為黨正五黨為州有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有卿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卿計之則有萬八千九

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雖盡土之所産賦之所入不足以給之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為鄰有鄰長推而上之為理為酇為都為縣為遂為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之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侯下士之禄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

人乃食三萬不耕之人乎況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禄況又鄉遂之外他官至衆内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又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乃數萬倍耶盖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至於此其誕謾至此世儒乃酷信之不亦傷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財賦不當以財不足禄為疑不知官冗至此禄之當以何術

世之陋學隨人東西未有如漢鄭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禮者正以欺若人耳

王后不會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則不會然則費用亡度未免有耗蠧之漸寧可不之慮乎先生曰周官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龜山

禮有屈伸禮有屈伸分所當然爾故三公北面執璧所

以示屈禮以尊君也然不知孤卿大夫反以東面西面何哉后致飲則醫酏糟亦所以示屈禮於賓客也然不知夫人致飲又反得用清醴何哉學者觀禮當辨此

說先儒言禮有所謂位尊而禮屈位卑而禮伸者蓋起於周官書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說者曰三公臣之職尊者也故特屈使北面荅君璧子男所執三公執璧服毛冕屈使與子男同也其

在酒正王后致飲於賓客之禮則醫酏糟在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清醴醫酏糟説者曰后致飲無禮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醴屈也夫人不敵王故得備之也黄子曰非也先王制禮不如是之顛倒禮者何也正名分之謂也名分一正則尊者不得踰卑小者不得加大賤者不得妨貴是以上下無爭國家可長保也名分一紊則卑踰尊小加大賤妨貴覬心一生則亂亡隨之也三公之尊坐而論道爲孤卿大夫百僚之率其宫室

車旂衣服之物莫之敢伉也今謂三公北面以示屈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示不屈而又執子男之璧服子男之冕於禮稱乎王后天下之母也尊與君同自夫人以下皆媵妾爾其禮儀制度自相懸絶今后致飲乃無清醴以示屈夫人致飲反有清醴以示不屈於禮又可乎以三公之尊為嫌而卿大夫之不屈反不以為嫌乎以后之敵體為嫌而卿大夫之不屈反不以為嫌乎若然則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宫禁之内王后夫人名分俱不

正矣不至於上下乖爭禍亂隨之者幾希若虢公晉侯
朝王王皆賜之玉五瑴馬三匹識者譏之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公侯之禮尚不得而同況使尊者屈卑者伸乎先
王制禮防閑萬世所以嚴小大尊卑之分至矣後世猶
越等破制以相攘奪況自亂其名分乎此其誤説可知
也而三禮義宗又曰三公服章有五欲見其屈存得用
八以明其伸伸者見其尊貴之理屈者明其為臣之義
又三夫人服有二等廹於后則闕狄以放三公夫人以

明其屈也不迫於后則服揄狄以勑侯伯夫人以明其伸也先王立禮固有定制豈有一三公之服有屈者又有伸者一夫人之服又有時而屈伸紛紛如此誰能辨之又因周禮而失之也嗚呼孰知其說之陋亦本於穀梁氏乎春秋隱公八年書曰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據經公及諸侯盟則書諸侯及大夫盟則書大夫之微者盟則書人此本無他說穀梁乃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豈謂大夫迫近於公盟公則嫌其伉微者位卑

則不嫌其伉也此妄也公誠不可與大夫盟則春秋嘗書公及齊大夫盟於蔇何耶穀梁為一字之巧說非矣後之言禮者乃推是而為禮之屈伸陋學相傳何時已乎 汲齋

內宰之職 周人以辨宮九嬪九御之教責之內宰然乎否乎夫以宮禁之密房帷之事非外官所治也女子未嫁教以婦言婦德婦容婦功者女師之事也今內宰二人下大夫也其屬又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史胥徒

之衆而使之出入宮禁以陰禮教皇后及九嬪無是理

況謂之婦職織紝組紃之事内宰其果能教之乎夫男

女之別正家所先先王以宮掖使令掃除之事不可以

無人於是不得已用奄官所以為之防未聞使外官治

内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僞無嫉妬無讒言無私謁

在人君正身以率之耳不正身以率之而使内宰之徒

教之非也舜以匹夫妻帝之二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曰

嬪于虞盖以德化之矣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

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皆非使人教之也在易之家人曰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六二之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凡事無所專特主饋食於中爾今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與焉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内宗外宗與焉在世婦則每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内男女雜其職豈分别内外之理哉古者内外言不出入於梱今使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禮也又曰

凡賔客之祼獻瑤爵皆賛說者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賔客者行祼禮時后則亞王禮賔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賔瑤爵后所以亞王酢賔也此又不可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賔客何得特為王同姓二王後乎以在中饋位乎内之婦人使之外接賔客雜與有司行祼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穆侯享陽侯夫人助君獻酢於賔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

之禮誠如是說則周制禮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祼獻之禮使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祼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為陽侯竊夫人而殺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諄制祭之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

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各無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

覲聖經之訓未有聽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事盖悖理亂常之謬説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説與序讀内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凡賓客之祼獻瑶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為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盖不知道者之説有以啟之也可不戒哉

三物興賢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

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物則十有八目其為選舉之法亦可謂詳矣然不知當時人才備此六德六行六藝者誰歟

言取士者皆謂莫成周之盛盖取之於鄉素有以攷其德行道藝平日已書於族閭州黨及三年大比鄉老以禮賔之宜其所得必真賢實能也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固善矣然果若周禮所載否乎今讀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見其立制不中復名亡實乃

知漢儒之臆説非成周之舊典也古之取士務求所長而不責其備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求才而責其備雖聖人不能令司徒之三物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物以為十有八目令欲興一賢能必以六德六行六藝兼有是十有八者而後可則捨伊周孔顔無人也臯陶之陳九德自寛而栗至於強而義必有是德而後可用也然必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

六德亮采有邦葢可為卿大夫者不過曰宣三德可為諸侯者不過祗敬六德未嘗責人以九德之備若大司徒之十有八事亦不求人之備則亦當如臯陶謨有三德六德九德之辨令下並無其文是使人備是三物而後可乎且六行人可為也六德之中則有不可為者焉曰知曰義曰忠曰和猶可能也若聖與仁夫子以為豈敢三千之徒惟一顏子僅可言仁他人皆不可況其聖乎仁且聖人皆閒出者也其誰敢當是名耶名為宣敬

如必求聖者而充其選可易得耶抑不知大司徒果何人而能教人以仁聖仁聖亦可以教人乎至於六藝之中謂射御書數為藝則是矣而禮樂乃道之用德之大者亦謂之藝何哉孟子嘗言禮樂矣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則節文斯二者樂則樂斯二者則是禮樂者無他潤飾仁義而已夫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今以禮樂即為藝非聖人之所謂也又曰志於道據於德游於藝若禮樂但一藝可游而不可據

雖無禮樂何害為成人乎以孔孟之言質大司徒之法相戾多矣故三物之制有不可者三責人以備一不可也求仁聖於賢能二不可也捨禮樂為六藝三不可也成王周公立一制必不有三不可焉可知漢儒之臆說也 玉川

屬民讀法 五經之文未嘗有屬民讀法事唯周禮何言之詳州長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凡三正月及歲時祭祀是也黨正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六四時之孟月及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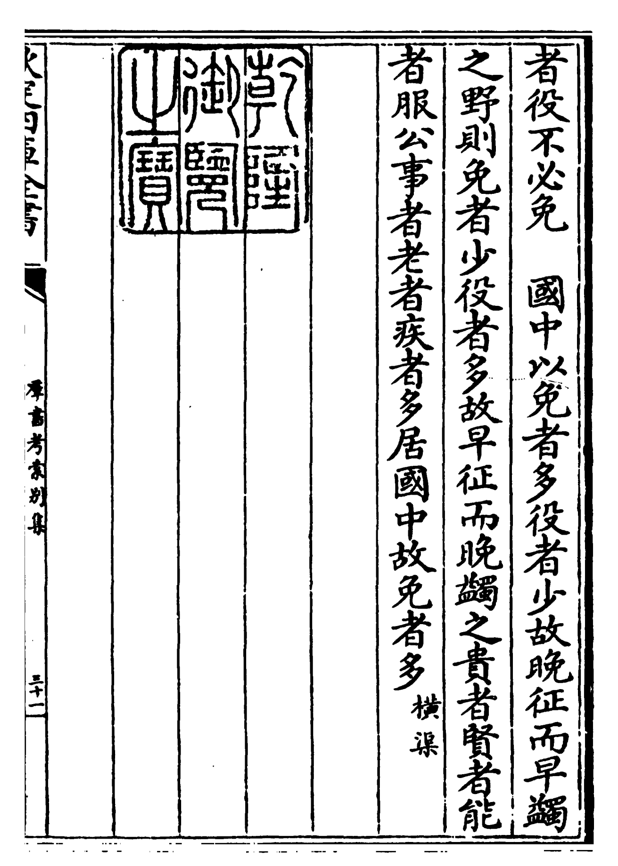
祭禜是也族師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十有四每月之吉及春秋祭酺是也至閭師又曰無時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衆庶既聚則皆讀法不知其幾說者曰彌親民於教亦彌數鄉大夫官五州去民遠故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族師又彌親故至十有四焉閭胥官卑於民至近讀法無有時若此然比長尤親民者又何以不屬民讀法乎夫四閭爲族族之民即閭之民也五族爲黨黨之民即族之

民也五黨為州州之民即黨之民也今則黨族閭讀法多同其日民既讀法於州安得又至於族將誰適從乎且民之趨事赴功析因夷隩各從其時之不暇至其閑暇之日亦各欲休息何乃一歲之間州使之讀法者三黨使之讀法者六族使之讀法者十有四閭使之讀法者又無數不亦弊弊然其勞將見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斂冬不及藏而惟讀法之為急不亦擾民之甚乎夫種木者深根厚土而俟其自殖昧者乃旦旦而視

之掘土而搔之而木性已揺矣王者之於民不過輕徭薄賦以厚其生崇德明義以化其心其生厚則無窮民其心化則無奸民何嘗區區示以法令今日使讀法於此明日又讀法於彼使民有終歲奔走從事之勞是何異昧者之種木欲其生而反揺其本也此决非周公之意不知治體者為是説爾或曰聖人之教民委曲詳重務使人心皆明知之讀法雖數何足為疑曰不然盤庚方欲遷都民咨胥怨乃作書三篇以告之周公欲伐四

國議者以為艱大乃作大誥以開其未喻至於商之頑民未知化於是諄諄作多方多士之書皆國事曉勸之爾何嘗聞數數覿民以法乎法者治之末爾向使人心皆明知之又豈移風易俗之道耶紫芝

免役多少役法一也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者少役者多以至世禄者必不免何也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禄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户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賓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禄


者役不必免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𧏡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𧏡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橫渠

羣書考索别集卷九